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陰陽夢 第六回 患瘍覓死

話說魏進忠流落到源州，終日衣各坊店裡鬼混，想不到嫖時傳染了些毒氣，發出時瘡來，甚是厲害，穢氣熏人。且又夏天了，泰山上也沒人來進香，酒館內也沒人來吃酒，進忠便無處揚花討錢了。如何過日子。人又怕他臭氣，都不容他近身。那道士也趕他出去。只得在山門裡金剛腳下存身。望著還願的來，討些酒飯吃。暫時一頓飽了，倒有幾日餓。一刻也難過，便想著有妻有子在家，且皮著臉，回去看怎麼。於是離了涿州五六里地面，低著頭忍著疼，望前逐步兒挨，巴不能到家見著妻子面。看看日色將晚，且尋個宿處，明日再走。向四下裡一望，只見一個賣夏布的客人，裝了些貨在車兒上，自己騎著驢兒來。進忠便站在一邊，讓他過去，遠遠看那客人。那客人也看著進忠。兩人面善，有些疑惑。看官們你說是怎的，騎驢的什麼人？原來是進忠的族中人。向時是極微賤的，僱傭在人家做工的，因是他學好，積少成多，有些本錢，在外為商，身發財發，長得胖大了。穿了一件好衣服，因此就不認得了。是時進忠饑寒困苦中，穿了一件破衣，戴著一個破帽，餓得面黃肌瘦，因此也不認得了。兩下裡你看我看，都不噴聲。進忠暗疑道：「此是某人，為何恁般胖大，冒然地叫他一聲看如何。」便叫道：「老叔，可認得小姪兒？」那人在牲回上，吃了一驚，瞪著兩眼，看那進忠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進忠道：「俺是小姪進忠。」那人就在腰裡拔出跨刀來，指著進忠道：「阿呀！你是鬼，如何來迷咱家！」進忠道：「小姪是個人，怎麼說是鬼？俺日裡有影，口裡有聲，衣衫有縫，鞋襪有底，哪裡是鬼。」那人說道：「你妻子說你死在城上了，家中難以度日，先把你兒子大狗過繼與人了。」這大狗就是魏良卿，他是丙戌生的，後來封寧國公。「你妻子又過了兩個多月，便自己轉嫁了一個江西賣磁器的客人去了。」進忠聽說，便跳腳捶胸，氣倒在地上。那人竟打著驢兒，推著車子去了。

一會兒進忠才自己一個爬將起來，對天大哭道：「俺今日無家可歸了！」且轉到涿州泰山神祠裡，多少討些吃，保住這狗命再處。忍著瘡疼，重新回到山門裡來。

次日正遇著小道士玄朗值日殿上，私自拿些面飯與他吃，捻得些香錢，也給了他。進忠胡亂過了兩日，到別個道士管殿，水也沒有點兒到口哩。日裡挨不過，夜裡睡不著，追思前日千金易得，今日升合難求，身邊沒半文錢，袋中沒一顆米，歎道：「世上人切不可把錢財浪費了！」唱個《紅衲袄銀子賦》解悶則個：

那子孫賢，何須用你錢；那子孫愚，任你堆積如山也易傾。竟不知榮枯得失皆前定，何必勞勞苦用心。那溺愛的為你圖僥倖，貪得的為你常不平。一團和氣為你成仇也，重義輕財有幾人。

卻說這魏進忠唱完了，越想越惱，瘡又發了滿身，濃血淋漓，陽物先因下疳漸漸爛壞了。歎口氣道：「痛不過，餓不過，只得尋死路。」聽來更鼓三下了，便拿著一條草索，向柵欄高頭上吊。只見一尊金甲神，站在那裡。進忠道：「怎的？有韋馱老爺在這裡。」便回轉身向西廊去，把索兒兜在簷底下橫樑上。進忠掉過頭來，那金甲神又在面前了。這索撲地一響，就分三段。進忠驚了一身冷汗道：「蒼天哪，你這般磨折我，難道又不容我死！」又想到不如去投水，倒也乾淨些。前邊有眼井在那裡。跑到井邊。只見一個孩子坐著井欄上，見了進忠便站起未。進忠喝聲，「咄！是人是鬼？」那孩子不噴聲，跳下井去。進忠想道：「奇怪，畢夜三更這孩子來投井。不知什麼人家出來的，又不知做了什麼歹事。」黑地裡便四下一摸。並沒有什麼東西。心裡又想道：「俺若也去投井死，明日倘有人打撈起來，都道是俺拐這孩子來，事急了同死的，倒弄了個不肖名頭。罷罷罷！俺再消磨幾日，且到明日看有人來尋，俺報個信兒。撈他些賞錢，買件衣服遮身，倒是穩的。」復轉身，原走到山門裡來。早又聽得雞啼了，跋涉了一夜，肚子裡嘈得慌，且起個早，出去創創看。尋個錢兒，買碗湯水圓兒點點饑。一步一拐到那清早收布莊上去討錢。約莫天明了，買個炊餅，討碗茶吃著，便回到祠裡來。只見井上打水的人擠雜雜，並不聽見說井裡有死人。又不瞧見個人來尋孩子。進忠心裡疑惑，等到那些打水的人去了，雙手按著井欄，兩眼望著井裡，並沒影響。抬起頭來瞧見井亭上供一尊井泉童子，想道：「是他顯化，我命不當絕。只是這個所在，人都厭惡俺了。須離卻此處，才可安身。」正是：

天道茫茫人莫測，反留逆賊害忠良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